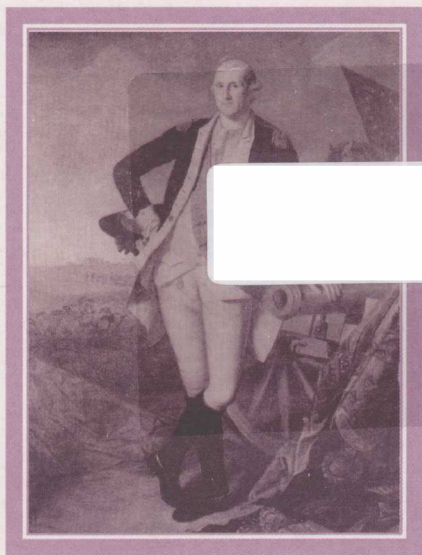


华盛顿的假牙

非典型的十八世纪指南

[美] 罗伯特·达恩顿 著
杨孝敏 译



Robert Darnton

George Washington's
False Teeth: An
Unconventional Guide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华盛顿的假牙

非典型的十八世纪指南

[美] 罗伯特·达恩顿 著

杨孝敏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盛顿的假牙/(美)达恩顿著;杨孝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历史与理论译丛)

ISBN 978-7-100-10790-7

I.①华… II.①达… ②杨… III.①文化史—研究—
法国—18世纪 IV.①K56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929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华盛顿的假牙

非典型的十八世纪指南

[美] 罗伯特·达恩顿 著

杨孝敏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790-7

2014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6³/₄

定价:39.00元

Robert Darnton

GEORGE WASHINGTON'S FALSE TEETH

An Unconventional Guide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W.Norton & Company Ltd., First Edition, 2003.

根据 W.W.诺顿出版公司 2003 年版译出

《历史与理论译丛》编委会名单

主 编:陈启能

副主编:于 沛 姜 芑 刘 军

顾 问:何兆武

刘家和

王晴佳

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约恩·吕森(Jörn Rüsen,德国埃森文化研究所)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Iggers,美国布法罗大学)

布赖恩·埃文斯(Brian Evans,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



957100421

编者的话

我们现在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有什么特色呢？如今在坊间已有不少历史类丛书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呢？

我们这套丛书，取名“历史与理论译丛”，就是想兼顾历史学与史学理论两方面的内容。具体说来，它包含以下这些内容和特色。

第一，从时间上说，本丛书选取自兰克以降直至当今的有关内容。

第二，选取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历史学各种流派、趋势、研究方向、理论和方法的学者们的代表作，以及研究、分析上述内容的有影响的著作。

第三，本丛书只包含译作。

第四，所选取的原作主要是西方各国的著作，但也选取若干非西方国家的有关著作，如俄国、东方国家、拉丁美洲等等。

第五，作为例外，个别超越上述范围但又确有较大影响的著作也可酌情选入。

除了内容方面的精心选择外，我们工作的另一重点是努力确保每一部译著的高质量。我们会努力邀请那些外语水平高并熟悉

专业的译者来进行翻译。我们的原则是：除个别著作外，尽量从原著所作用的语言进行翻译，避免从另一语言转译。

我们深知，任何一种丛书的成功，除了编者、著译者和出版方面的条件外，更重要的是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这套丛书、支持这套丛书，能和我们一起想方设法把这套丛书做好。为此，我们不仅希望广大读者把你们的意见、批评及时反馈给我们，同时希望把你们的建议、想法及时告诉我们，把你们了解的值得推荐、翻译的新书信息转达我们。我们深信，有了你们的支持，这套丛书必然会越办越好。

目 录

致谢.....	1
序言.....	5
第一章 启蒙运动案例:乔治·华盛顿的假牙.....	13
第二章 新闻在巴黎:早期信息社会.....	37
第三章 欧洲一体化:文化和礼仪.....	97
第四章 追求幸福:伏尔泰和杰斐逊	113
第五章 重要的分水岭:奔向万森途中的卢梭	133
第六章 美国热:孔多塞和布里索	147
第七章 追求获利:卢梭主义在巴黎证券交易所	171
第八章 不为人知的秘密:历史学家如何扮演上帝	197
索引.....	219

致 谢

本书的诸章节被设想为一个总论点的组成部分，范围从启蒙运动早期延伸到法国大革命，但它们因不同的需求以在不同的时间写成的论文出现。其中一些涉及研究报告，因而，带有完整的证据来源和文献目录。另一些是经典类的短论——亦即深思广泛的主题，它们从 18 世纪发展到现在。因为后者依赖普遍的研究而非原始的追究，且针对广泛的读者而非专家而发，所以，它们不包括任何学术等级。可是，在下面的致谢中，我想指出一些我认为尤其有助益的次要作品。我特别要感谢两位编辑的帮助，他们与我一道费劲地修改这些和许多其他文本。他们是《纽约书评》的罗伯特·塞尔维和诺顿出版公司(W.W.Norton & Company)的史蒂芬·弗马尔。

第一章，最初以《乔治·华盛顿的假牙》发表于《纽约书评》，1997 年 4 月 27 日，第 34—38 页。

第二章，本来作为对美国历史协会的年度主席讲话而发布，后加以修改以《早期信息社会：十八世纪巴黎的新闻与媒体》(“An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y: News and the Media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2000 年 4 月，第 105 卷，

第1—35页。还以《巴黎：早期互联网》(“Paris: The Early Internet”)发表在《纽约书评》，2000年6月29日，第42—47页。扩充的版本发表在：www.indiana.edu/~ahr（现在是www.history-cooperative.org/ahr）。增补的诗歌与歌曲传播之研究发表为《十八世纪巴黎的公众舆论和沟通网络》(“Public Opinion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被收入在彼得·艾克哈德·那比(Peter-Eckhard Rnabe)编《舆论》(*Opinion*，柏林，2000)，第149—230页。

第三章，是为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的专题而写，题名为：“Das Glück der Gemeinschaft”(《明镜周刊》，2002年1月7日，第148—159页)。一个稍稍不同的版本发表为《欧洲心态一元化》(“A Euro State of Mind”，《纽约书评》，2002年2月28日，第30—32页)。许多次要作品，受惠于路易丝·雷奥(Louis Réau)著，《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影响下的欧洲》(*L'Europe français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Paris，1938)和弗朗索瓦·布莱谢(Françoise Bléchet)编，《伏尔泰与欧洲》(*Voltaire et l'Europe*，Paris，1994)。

第四章，是由1993年10月6日在东京作的一次演讲改编的，以庆祝日本高级研究所的创立，并发表为《追求幸福》(“The Pursuit of Happiness”，《威尔逊季刊》，1995年秋季号，第42—52页)。一篇相关的短文《何谓美国世纪？》(“What American Century?”)发表于《欧洲评论》，1999年第7卷第4期，第455—459页，两者均依赖广泛的二手研究成果，包括：罗伯特·莫齐(Robert Mauzi)著，《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和思想中的幸福观》(*L'Idée du*

bonheur dans la littérature et la pensée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79); 霍华德·芒德·琼斯(Howard Mumford Jones)著,《追求幸福》(*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Cambridge, Mass., 1953); 厄休拉·M.冯·埃克特(Ursula M. von Eckardt)著,《民主信仰下对幸福的追求》(*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n the Democratic Creed*, New York, 1959); 和里斯·艾萨克(Rhys Isaac)著,《1740—1790年间弗吉尼亚的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Virginia 1740—1790*, Chapel Hill, 1982)。

第五章,起初发表为《卢梭的社会生活:人类学与纯真的缺失》(“The Social Life of Rousseau: Anthropology and the Loss of Innocence”,《哈珀杂志》1985年6月,第69—73页),并改写为《卢梭与礼仪社会》(“Rousseau in Gesellschaft”),收入厄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琼·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和罗伯特·达恩顿合著,《卢梭倡议的三种阅读》(*Drei Vorschläge Rousseau zu Lesen*, Frankfurt am Main, 1989),第104—114页。

第六章,发表为《孔多塞与法国的美国热》(“Condorcet and the Craze for America in France”),收入《富兰克林与孔多塞:来自美国哲学协会的两幅画像》(*Franklin and Condorcet: Two Portraits from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1997),第27—39页。

第七章,发表为《意识形态在巴黎证券交易所》(“Ideology on the Bourse”),收入米歇尔·沃韦勒(Michel Vovelle)编,《法国大革命之映像》(*L'Imag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89),第1卷,第124—139页。

第八章,发表为《历史学家如何扮演上帝》(“How Historians Play God”),收入《拉里坦:季刊评论》(*Raritan: A Quarterly Review*),第22卷第1期(2002年夏季号),第1—19页。它取自我和伏尔泰基金会一起发表的一部电子书专著:《J.-P.-布里索:生涯与通信》(1779—1787)(J.-P.-Brissot, *His Career and Correspondence 1779—1787*, Oxford, 2001): www.voltaire.ox.ac.uk。

《Transformation of Virginia 1710—1780》(Chapel Hill, 1982)。

第五章,最初发表为《内地的社会生活:人类学家的模式》

(“The Social Life of Rousseau: Anthropology and the Loss of Innocence”,《哈珀杂志》1985年5月,第30—43页),并改名为《内

地自社区社会》(“Rousseau in Gesellschaft”),收入厄恩斯特·卡

斯特(Ernst Cassirer)编,《施莱格兄弟(Jean Starobinski)和罗

伯特·施莱格兄弟:内地的三种图景》(Drei Vögel: Rousseau in

Rousseau in Luzern, Frankfurt am Main, 1989),第101—111页。

第六章,发表为《北美革命家在美国》(“Condorcet and

the Cause for America in France”,收入《富兰克林与革命:来

自美国科学协会的欧洲画像》(European and American: Two

Portraits from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

phia, 1997),第27—39页。

第七章,发表为《詹姆斯·巴拿马的发明》(“Ideology on the

Bourse”,收入米歇尔·伏尔泰(Michel Vovelle)编,《法国大革命

之想像》(L'Imag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89),第

124—139页。

序言

美国乔治·华盛顿正在同牙痛抗争吗？这场战斗不是他发起的，他最后也以失败告终。击败英国人并赢得首次总统选举之后，ix
乔治·华盛顿于1789年正式就任，其时他口中仅有一颗牙，左下方的二尖齿。如果你知道如何看的话，审视他的肖像，你就能看出缺牙对他外观的影响——并非是钞票上的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的作品，或是艺术家在华盛顿的嘴唇后面塞上棉花以使其看上去更自然一些的1796年著名的斯图尔特作品，而是由查尔斯·威尔森·皮尔绘制的1779年的肖像（见图1），它显露出他左颧骨下方凹进区域上的伤痕，据传，是由于化脓牙形成瘰的结果。国内所有最著名牙医都为华盛顿做过仔细的检查。他自己也收集了许多由种种材料制成的假牙，从象牙、海象长牙、河马长牙到一个同胞的牙齿。^{*}并非只有他在跟牙疾进行斗争。他同时代的人对自身齿龈疼痛的忧虑大概超过了对1787年新宪法的忧虑。然而，倘若近距离观看，可看出他们是一群奇特的人。

^{*} Malvin E. Ring, *Dentistry: an Illustrated History* (New York, 1985), p.193, and James Wynbrandt, *The Excruciating History of Dentistry* (New York, 1998), pp. 158-162.

事实上,只要你详尽地审视一下 18 世纪,你就会发现围绕它 x 的一切事物都是奇怪的。萨德侯爵在一次交通阻塞中受阻,一阵狂怒之下,他用剑刺穿一匹马的肚子。德翁骑士宣称他是一个女人,穿着女装发起决斗比赛。拉斐特和身穿土著服饰的美国印第安人一起装修巴黎市内住宅,同时,玛丽-安托瓦内特则化装成挤奶女工在凡尔赛宫花园中构建一个村庄。18 世纪总是采用伪装并变换服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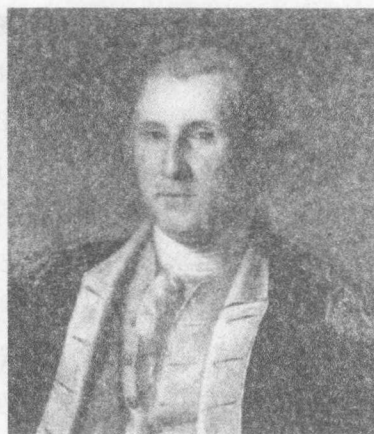


图 1 《乔治·华盛顿在普林斯顿》(1779 年细部)。伊丽莎
白·沃顿,麦基恩遗产执行者的赠与,1943 年 2 月 16 日。

承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许可。

18 世纪也充满公民教训。它颁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它还出版许多专著:《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但它把奇怪的曲解加到自由辩护上。孟德斯鸠从马基雅维里那儿得到提示并幻想从闺房爆发的革命。卢梭吸收霍布斯的思想,试图把民主结合到共同意志上。米拉博援引卢梭的思想,为的是操

纵巴黎证券交易所。造访 18 世纪,你一定会头晕目眩地返回来,因为它没完没了地令人诧异,无穷无尽地引起兴趣,不可抗拒地使人惊奇。

这种奇怪的品位并不与美国历史学界所特别钟爱的特点相合,但只要当作一种纠正错误历史意识的良方,它就可能产生一些积极的功效。当国家面临灾难时,美国人往往转向开国者求助,仿佛我们能打开一条直接通往 18 世纪的路线,轻叩智慧之源泉。举例而言,在关于尼克松与克林顿总统弹劾问题的争辩过程中,我们试图找到一条摆脱危机之路,潜心研读参加立宪会议的人们所抛出的每一片零碎资料。然而,他们生活的世界与我们的迥然相异。打开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的通信,你会偶然发现如下的话语:“大地永远属于活着的一代……那么,每部宪法和每部法律,自然在 19 年末到期(原文如此)。倘若它被更长久地实施,它就是约束力法令,而非权利法。”*倘若我们胆敢冒昧地闯入丹尼尔·布尔斯廷所谓的“托马斯·杰斐逊的失落世界”,我们自己就可能陷入迷惘。

这部书提供一个 18 世纪的指南,但它并非包罗万象(那将需要多卷专著),而是涉及一些最引起人们好奇心的异常角落,及其对启蒙运动的原因的主要关注。很久以前,我企图写这样一本参考手册,另外又试图追随杰斐逊穿越巴黎。他的足迹通向法国人

* Jefferson to Madison, September 6, 1789, in Julian P.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Princeton, 1958), p.396. 关于这种思想背后的哲理,杰斐逊最狂热的思想之一,见 Adrienne Koch, *Jefferson and Madison: The Great Collaboration* (New York, 1950), vol. 15, pp. 62—96。

的生活,这些法国人把对美国人的理想主义式的热爱与格拉布街的无情政治混淆起来。其中一位,艾蒂安·克拉维埃勒,居然在巴黎证券交易所的一场吵闹的殴斗中被抓住,同时,他的投机使他卷入在俄亥俄州建立乌托邦似的殖民地计划与打倒凡尔赛政府的阴谋。另一个亲美的人,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在警方总监的档案中,证明是一名密探。探究的路线通向如此陌生的领域,因而,我最终决定追随他们,而非杰斐逊,在随后的十年内,在法国通称为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的研究领域中漫游。这里收集起来的论文正是基于那段经历的报告。不过,它们的足迹并未走遍18世纪所有版图,只是集中于四个相互关联的主题:法美关系、文坛生活、传播方式及法国启蒙运动特有的思想方法。

xii 上述每一个主题均开辟了一条通向久远的18世纪精神世界之路,而每一个主题也与当代的争议问题有某些相似之处,因而提出一个问题。“你不应该犯时代误植错误”是历史学家的第一条戒律。倘若我们在现在和过去之间建立联系,我们可能打破它。“现代主义”的危险,如它有时被称谓的那样,比它看上去显得更加有害。少有几个历史学家出于道德教训筛选过去,或把华盛顿想象成为我们中的一员,身着现代的流行服装。但是,除了通过我们自己的眼睛,我们如何能了解他?除了经由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如何反思过去呢?难道没有一个现代主义者的偏见植入我们的观念之中吗?即使当我们沉思吉尔伯特·斯图尔特与查尔斯·威尔森·皮尔的绘画时,我们又如何能得到一个直接的印象呢?没有媒介,就没有通往历史之径。

历史学家们采取职业的精神特质对待这种两难。他们试图按

照兰克模仿修昔底德规定的标准,重建“事实上”的过去。^{*}但这种做法需要付出代价才能得到,因为职业的历史学是倾向于封闭的,职业的历史学家们往往为同行而写作,用博学的保护墙隔绝与普通公众的联系。这本书旨在冲破这一隔阂。它是为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写的,旨在为诸如此类的当代问题提供历史的观点:采用欧元向欧洲一体化的概念挑战了吗?互联网构建起一个新的信息社会吗?纠缠知名人士的私生活能使政治文化中的错误路线曝光吗?通过阐释那些以18世纪为背景的问题,我以为有可能以新眼光看它们,与此同时,又可享受18世纪有创见的观点之乐趣。

这可能听起来像不知反省的时代误植。然而,我希望,通过认同并用它装饰门面,应付隐含在过去的任何肖像中的现代主义因素。我的论点并非是说18世纪本身是奇怪的——华盛顿并不认为未能“享受到”21世纪的牙医术是奇怪的,更确切地说,它对我们而言是奇怪的。经由这种奇怪,我们始能更地了解现代主义。我们也可能打退来自相反极端的恐吓,即法国人所称之的过去主义。这种过去主义,沉湎于过去,并夸大,甚至扭曲使之独特的一切。在人类学家当中,这个过错有个不同的名称:他者化。几年来,他们不断发出告诫,提防把太多的他者化归因于其他文化。坚

^{*} 兰克著名的惯用语句实际上比通常在翻译中所引用的说法显得更加充分有力。用原文,在 *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 from 1494 to 1514* 的前言中,他写道,他的努力并非欲判断过去或欲指导现在,而是“如实直书”:“... Er will bloss zeigen,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它是有这样分量的“唯一的”。Leopold von Ranke, “Vorrede der ersten Ausgabe,” *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 in Leopold von Ranke's Sämtliche Werke* (Leipzig, 1877), vol. 33, p. vii.